



过年

裴祯祥



一到冬天,山和水都黑瘦下来。特别到了年关,沟沟缝缝积着雪,一阵风吹,阴冷凛冽。我和父亲推着架子车,到窑坪河沿岸的山里去剥柴。窑坪河小,两岸的山也收得紧,一个湾又一个湾,拐两个小时,就到了青岗坪、张家庄。跟在西河边剥柴不同,我们拣干柴、挖树根。响干的树根,用斧头敲、砸、剁,从土里刨出来,最终成柴火。在药木院,每年大家都会去山上挖干掉的树根,这样既不破坏树木的生长,又可以攒过年的好柴。树根坚实,耐烧,煨火烧罐罐茶,放在炕眼门上,烤火熬清茶,都好。

年三十晚上,要把最大的树根架在火炉子里,一直煮到天亮,烧的疙瘩越大、时间越长,新年里喂的猪就越大,粮食越丰收。下午两三点,我们装满一车干柴树根,从口袋里拿出米花糖、江米条,有时候还有两个苹果,吃完回家。米花糖粘牙,江米条脆,但都很甜香。这是只有过年才有的好吃喝。

除过米花糖、江米条,过年的好吃喝都要母亲做。药木院家家都是这样,从杀猪开始,女主人们就开始忙。用时髦的话说,她们要倒排工期,抢进度。比如我妈,腊月二十三以后,就要给自己排班,今天做魔芋,明天做豆腐,后天煮肉,再后天蒸馍、蒸包子。这些吃喝,过年时大家要吃,坐娘家、走亲戚也必不可少。那时我们农村过年走亲戚,仍然还在送点红的花馍、包子;关系近的,拿一块自家做的魔芋、豆腐,让亲人尝一尝手艺,这是拜节的意义和滋味。那段时间,妈在厨房忙碌,我们小孩子就在村子里疯跑。有了炒花花的肉,就提了半篋子柴火与苞谷去,家庭情况好点的,还要拿一点白糖或者糖精,拌在里面。炒花花的人,把一个纺锤形、乌黑的机子,架在火上,边拉风箱边转机子,让机子均匀受热。到了时间,我们都躲开,他把机子扣在口袋里,嘭的一声,推开盖子,一口袋爆米花就白亮亮地炸开在我们面前。

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候大爸、二爸他们都回来过年。他们一回来,上面那个家里,就人来人往,热闹得

紧。我不爱说话,但也喜欢热闹,哪里人多,就往哪儿凑。我喜欢看乡邻们和爷爷、大爸他们坐在火盆边上喝酒,我还没有到喝酒的年龄,但是看着有趣,还可以听他们谈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工作上的新鲜事,我从没去过的一些地方。腊月三十,要看爷爷他们写春联。一张红纸,宽一裁三,窄就一裁四,用面糊接起来。一支毛笔,在爷爷的手里,转换腾挪,瞬间变出好看的大字来。这对我是很大的刺激。终于有一天,我向一头猪走去,从它的脊梁上往下扯猪毛。猪哼哼着走开,我紧追不舍。拔够了猪毛,再从扫把上抽一根竹子,用镰刀削半天,才弄了一节竹筒,把猪毛栽进去,就成了毛笔。然后从烧水壶和锅底铲下来一捧煤灰,装进空墨水瓶子,掺上水搅和搅和,在石板上和墙壁上,学着门上的春联练书法。

我在做这些的时候,偶尔也去厨房里看看,妈妈一直是一个人站在案板前,在包包子或者包饺子。因为没有人帮她,往往要到天黑了,才能做完。煤油灯在边上一晃一晃地摇,显露出母亲瘦削的身影。后来村里有了电,煤油灯就变成了房梁上一颗昏黄的白炽灯泡,没有变的母亲孤单的影子。我不知道,那些年一个人在厨房里干活的母亲,心里都想些什么。最有可能的是,她啥都没有想,只是急着尽量多做一些好吃的,让我们三兄妹过好年。那时候的菜,简单,家常,但猪头肉是猪头肉,鸡汤是鸡汤,就算是炒一盘洋芋丝,也满溢着挡不住的香。那时候我们都盼着过年,穿新衣服,吃好吃喝。后来我想,可能父母最害怕过年。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这些都意味着一种煎熬,一种负担。

到我们长大一些的时候,兄妹们都学会了包饺子。母亲擀的饺子皮,是梯形,好包,出来是一个元宝。大年初一早上,我们睡够了懒觉,起来喝完罐罐茶,就一溜儿站在案板前,和母亲一起包饺子。每次,都要往饺子里面包一个分分钱,谁吃到谁今年就有福气。在捞饺子的时候,我妈就会详细辨认,把最有可能包有分钱的饺子,捞到我们兄妹吃的碗里。所以我想,我

们如果有点小福气,那都是我妈把她和爸的,让我们了。有人说,子女的福气就是父母的福气。可是这种一大家子人团在一起包饺子的年,并没有过几次。小的时候我们小,等到长大成人,工作的工作,嫁人的嫁人,回家过年的时间就更少了。古人说,五十知天命。父母是早都过了五十的人,他们不在乎天命,只是认命。从时光的流逝上来讲,他们更应该害怕过年,因为一年又一年,催白的是他们的头发,年关的风雪,呼啸成他们逐渐衰老的躯体。他们反而愿意过起年来,甚至盼望过年。过年了,儿子女儿才会乖乖地回家待上几天。即使天天过酒席般吃喝,一身疲惫的他们,也还是满心欢喜。

现在很多人过年,喜欢赶时髦出门旅行。我固执地认为,过年就得回家,就得跟父母老人待在一起,这是年的精髓。它最大的意义,是让长期经历身心漂泊的中国人,有机会回头看看来路,触摸自己的根系。因此,我喜欢在年节里,做一些富有仪式感的事情。许多年来,三十这一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贴春联,挂灯笼,然后在打扫干净、擦拭一新的茶几、桌子上,摆上瓜子、花生、水果、糖。然后静静地读一本书,最好是历史,或者诗词。中午饭后,我便转到村里的商店门上,去置办由我负责的年货:香、蜡、纸、炮,有时候买一张毛主席像。香蜡纸要双份的,老坟一份,桑林坟一份,鞭炮要四份,门上两份,坟上两份。我这样做时,心里有一种感觉,我们有两处家,一处是这个叫做药木院的村庄,一处是两座坟园,只不过坟园里住着去世的亲人而已,其他的没有什么分别。回家之后,我把麻纸用镰刀一裁四,叠在一起,用百元人民币印了,将它们一一分好。等到四点多,和亲房兄弟浩浩荡荡往桑林坟去。年夜饭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喂牛。先提一大桶水到牛圈里,让它喝好。然后倒满满一槽的干草或者苞谷壳子,淋上盐水。盐是百味之王,人喜欢,牛也喜欢。因此,三十下午给草淋点盐水,让牛也过个好年,就算是对它这一年辛苦劳作的微薄酬谢了。

初一早上喝完茶,要去几家屋里拜

年。我每年必去的是二爷和碎爷那。碎是略阳的方言,意为小,或者最小。二爷当时住在我们四房那的上院,我们家属于下院,中间只隔了一院房,所以先去二爷家。由于家族人口扩充,碎爷这一大家已经从下庄搬到上庄,住到寺坪上了。因此,往往到我时,已经时近中午。等我坐下跟碎爷推杯换盏聊上几句,碎婆就把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论起交往与感情,我却跟二爷更近些。因为住得近,从小他带我放牛、背柴、讲古今,后来我出门念书,上班了,他寿数也慢慢增高,不能上坡下地了。我见他的机会,最终竟然就只有过年那一点点时间。不论是二爷,还是碎爷,我去之后,都是先将火盆拨亮,然后用一个缸子,或者小瓷壶,煨上半斤苞谷酒,拿两个大杯子,两个人坐着,边聊边喝。热热的白酒,有冲劲,暖身。两个地方喝过,我就晕乎乎了,然而这才是过年。现在我没有地方拜年了,二爷和碎爷,碎婆相继离世,使我的大年初一,变得一片空白!再喝不上那抖抖索索枯瘦的手,递给我杯沿上粘了柴灰的热苞谷酒,再吃不上碎婆端给我的饺子了。当我因为无事可做,躺在床上睡懒觉时,分明感觉到某种东西正在渐行渐远,而某些东西,正在逐渐逼近。

这两年,药木院的人开始怀旧,把十几年没有耍过的社火捡了起来。到了腊月二十八九,村里就响起锣鼓声,采莲船,耍狮子,唱眉户,跳秧歌,年轻人也参与进来,演几个时兴的节目。每年我都说去看,临到头,却胆怯了。也许是“近乡情更怯”吧,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起长大的,以及比我们还小的一茬茬人,都冒了出来,而且都已经成家立业,打工的打工,做老板的做老板。春节期间,兄弟们随便一叫,就是一大桌人,上几个凉菜,就乒乓乓乓地喝了起来。这种热闹,持续到初三四以后,逐渐沉寂下来。当你走在堆满鞭炮碎屑的巷堂里,碰到一个长辈,问及某个兄弟时,得到的回答总是走了。走了,去上海了,去广州了,去重庆了,去西宁了!药木院重又萧条下来,开始等待下一个春节。

元宵过完这个年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过年。看着窗外五彩缤纷的礼花在天空绽放,儿时的元宵节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闪过。元宵节这一天,吃元宵是必不可缺的。每年快到正月十五,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

母亲精打细算着去商铺买一些瓜子花生冰糖之类作为馅料,我们兄弟俩则在家把核桃剥开,然后碾碎,等母亲回来配料翻炒。看着白白净净的核桃可把我们兄弟俩馋坏了。我们约定互相监督对方,谁都不许偷吃。等到母亲回来,我们兄弟俩开始剥瓜子和花生,最后拌着冰糖全部捣碎。母亲则把提前泡好的糯米用筛箕沥干水分,然后倒进白窝里,用铁棒锤成米粉。

基本上都是我们和母亲同时完工。看着母亲脸上的汗水,我朝弟第一眨眼,他就飞快地跑进堂屋给母亲端来一杯水。最后,母亲将碾碎的瓜子、核桃、花生聚拢在一起拌成馅儿。

接着我们就和母亲一起包元宵,母亲心灵手巧,动作娴熟,她包的元宵大小相同而且好看。我们兄弟俩做的元宵,最终都要交由她来重新“修缮”。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传统,我们要在几个元宵里分别包上一分钱的硬币,象征着好运。要是谁能吃到包着硬币的元宵,那么谁就是一个有福气之人,那是一个美好的寓意。每次我们兄弟俩都会吃上这些特殊的元宵,后来我才明白那是父母的安排,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开开心心,健康成长。

品尝着母亲包的元宵,在我看来那是人间最美的味道。每当一个个圆滚滚、香喷喷、胖乎乎的元宵从锅里捞起端上桌子,我就感觉特别满足,不吃也满足。后来离家在异乡,闲暇时我也多次做过元宵,可是不管怎样,始终做不出当年的味道来。或许那就是母亲的味道吧,因为她不在我身边,我看不到她脸上的幸福,再精致的元宵也比不了。

我结婚的这一年,刚好赶上我工作变动,两家人却在四地,岳母在兵团农场,父母在陕西老家,媳妇在喀什,那会我初到乌鲁木齐的一家杂志社,刚上班没几天就到了元宵节,只有岳母离我最近,那天上了半天班我就请假赶回了家里。岳母只有我媳妇这一颗明珠,这又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元宵节,下班之后车子就飞驰在冰雪上。等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七点多,岳母已经将饭做好,就等我一起吃饭,我第一次在新疆有了一种亲情味儿。我已经不会像童年那般容易流泪,但我的鼻子酸酸的。岳母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大盘鸡用的是刚从农场上买来的土鸡,岳母亲手拉的拉面……

晚上我和媳妇视频,陪着岳母看她喜欢看的古装戏,还给她煮了一碗汤圆,我在岳母的脸上读到了一种幸福。第二天一早要返回乌鲁木齐上班,等我起来的时候岳母已经把地包的韭菜鸡蛋饺子端上餐桌。我下楼的时候左手提着地包的饺子,右手提着地炸的饼子,后备厢里面塞满了各种用的、吃的、穿的。

下了一晚上的雪,轮胎在地面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将车子开到家门口,从后视镜里看到岳母一个人还站在雪地里,我打开车窗,雪一层一层的卷进车里,但我却不觉得有一丝寒冷。

日历掩断了角的柴门。新年将近
年兽打着嗤嗤作响的呼噜声
外婆露出油桐的笑容,和着煎茶声
落下一地灰烬,落下一首大于雪的诗,它开出妖艳的花瓣
冬天的激情也在肆意燃烧
这睡眠惺忪的凌晨
大雪已经侵占长安最后的尺寸
厨门刚刚虚开。雀鸟闻声,与阡陌乡野渐靠渐拢
雪在午后,越下越响
炉火越烧越旺。青烟打开一条白茫茫的天路
这些愈走愈新的路啊
此时,此刻,紧紧贴着大地幸福的颤动

难忘的元宵

平利 裴森

炉中雪

左右

走亲戚

平利 黎胜勇

过年走亲戚,是年味儿的第一主题。正月初六,赴表姐长女女阁之“喜会”。早几天听一表兄闲聊间说到这事。追问时,他特别撇清,告诉我,是非主家委托的意向。但我知道,他是在被请之列的,而我不是。那既然知道了,当然不能再计较什么,我也是必得去凑个热闹的。

我们地方,嫁闺女一般不兴“动客”。就是不主动给别人打招呼。亲戚朋友凡知道了“喜会”的具体时日的,自会在前一日午后前去“填箱”,也就是随喜。因为从前送礼多以实物为主的,实物都有体量,可以装填在陪嫁的家具里的,故而概括出了这个词。现在礼物都货币化了,但这一词,被保留下来了。去人家“填箱”的,一般以女眷为多。我家夫人是外地人,家庭亲戚关系简单,更不了解本地的风俗,一般这类活动就我出马了。主办这样的“喜会”,本家之外的人士,都是不请自到的。若主人家分寸把握好了,也没有什么人会在乎是区分了关系的亲疏远近,这是我们乡间通行的规矩。“填箱”一词,感觉着意味委婉而形象。能够传达出民间一家有事,亲朋好友热情相帮的人情暖意。我理解,这应该要传承的优秀民间民俗文化的范畴。

这个表姐,是堂舅的女儿。虽说是堂舅,其实,我们的血缘关系还另有一层——这个堂舅妈,又是我外婆娘家的亲侄女,和我母亲是姑表姊妹关系。我堂舅病逝很早,这个舅妈,领着四个子女长大,很是辛苦。我小时候就亲眼见过她一身稀泥在水田里挥动钉耙奋力耨泥搭建田坎的样子。这活,是人站在稀泥里,把事先半凉在田边的泥淘起来,垒在旧田坎面上,这被认为是农活里最伤体力的。

将出嫁的女子出生后,第一个到他们家的“外人”是我。我们地方把这叫:“逢生”。根据年龄、性别不同,一般会向“逢生”者行个礼。拜为“干爸”“干妈”或者别的。据说,这样可以为孩子消灾。现在,孩子一般都在医院生产,这个词未来也可能会消失的。但我这个“逢生干爸”,只是以快嘴著称的表姐口头说说而已的,并没有正式的行过什么拜礼。而我也一直以为,既然本来就是亲戚,我把这实质上的“表叔”,大体上还是蛮当了回事的。

我和出嫁女子的小姨是师范学校的同学。我们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工资是人还没有到岗就有了,这和现在的薪酬支付办法有所不同。女子的小姨代领了我两个月的工资放在家里,捎信让我去取。我们两家住地只隔一道小山岗,距离就两公里远。我去拿钱的那日,清楚记得,那是八月里的一个半明天的中午,田里的稻谷还刚刚扬花。那一年,我正好是二十岁。

表姐人很聪明,小时候上学功课好,初中毕业就回家劳动了。她个性泼辣外向,在当地,颇有些得理不饶人的名气。我理解,这是由她成长时期所处的极其艰难的家庭条件所决定的。插队的表姐夫却是给极其内向、厚道、宽容之人,他们一夫一妻间的个性,反差是很大。他们育有三个漂亮的女儿,大女儿上中等师范学校,两个小女儿都上了大学。几十年来,他们夫妇恩爱,相守和睦。表姐夫长时间外出打工挣钱,为三个孩子的学习付出了很大代价。

将出嫁的女子大眼睛,高鼻梁,人很漂亮。是县里表彰的“十佳优秀教师”,在乡村小学教数学课。因为一直在农村工作,交往面窄,女子的婚事给延宕了。多年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都以“剩女”自嘲。作长辈的我,自然有些无形的压力,也给她介绍过朋友,但不知何故没有谈成。我到表姐家,见人客推涌出,很是热闹。知客的、递烟的、倒茶水的、帮厨的、管理烤火的、打杂跑路的,都是我母亲娘家方面的亲戚。有很多叫我表叔的侄子、侄女、侄媳我都不认识了。也有不少是我的长辈,好多多年不见的,貌似认识,但已经不能叫出恰当的称谓,搞不清楚分门第了。

俗话说,“亲戚越走越亲”。现在,全社会都在讨论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和重建问题,血缘亲情的观念,一个时期以来,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淡化漠视了的。有一种说法描述这样的状况:“一代亲,二代亲,三代四代认不到”。这样的事实,比较普遍的存在。我以为,在我们以姓氏血缘序列繁衍的汉文化里,亲戚关系是很重要的。家族、亲戚间和睦相处、平等友好交往,是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放大一点,那就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板块。亲戚之间,彼此有了事情,或者逢年过节,这就是要相互走动的。

那个冬天

市直 方晓蕾

冬天的记忆

那个冬天的夜晚
茫茫月色给我
一方清纯,一轮浅寒
那个冬天
飘雪的日子遥远在天边
风一直不肯栖息
云一直未曾谋面
夜半的钟声
掠过枫林最后的一点殷红
掠过尘埃以及冰封的叹息
草色已入帘
青青的铺满园
点点的绿已立在树尖
留在记忆里的璀璨
是那个冬天唯一有雪的夜晚

冬至

且让季节冷冷的目光
寒过漠野的丛林
落为地霜凝为晨露
荒川纵横的萧凉
昨日落满夕阳的石阶

啜饮清露孤傲
不奢望阳光会重叙旧情
我一经前往,不惧无枝可依
亦不惧三尺霜冻

冬树

风儿告诉我
别再记住昨夜的往事
雨儿告诉我
别再缅怀去春的履痕
终于摇了摇头,再摇了摇头
那纷纷飘落的叶是不忍不舍记忆
情之所期其实在根下的深沉

那个冬天

那一些铅灰的日子从指尖溜走
留下如水如酒的记忆
一种寒冷沉重了梦的蝉翼
风儿捡尽寒枝不肯栖
哑哑的苍穹下
孤树是记忆里从没有过的斑白

冬夜

昨夜梦被冻僵了
霜白成林草上的薄寒
汉江上的夜舟泊不住银白的寂寞
渔火拴住一线灰天
留给我的始终只有这一星和一月
还有一梦的银白

冬夜月

月升起月笼罩城市月倚我窗
月笑成一张白菊的脸
月喝凉了我的清茶
月伸出凉凉的双手抚摸我的华发
月过疏林,月陡生相思
月在白地上把诗行写下
此时,月很疲劳
过分地思念
让月苍白成一朵花

冬景

一个红衣女郎在草地上徘徊
一行冬柳是她的背景
一只木船驶过江
一群白羊是冬景的点缀
一些洗衣妇的笑声惊醒了水鸟
水鸟“嘎嘎”地向天际里飞

年在你家

宁陕 向冬梅

要过年了,大街上的人一天多起来了,喜悦的,急促的,正是奔忙一年之后攒着劲儿奖励自己的时候。

那脸上藏不住笑的是烟火里熏蒸了一年的主妇们。一边窸窸窣窣地向身旁的男人抱怨这一年的辛苦,一边忙不迭地按照手里的菜单把那些货架上的鸡鸭鱼肉往旁边的人手里塞。这个时侯也顾不得和老板讲价了,回去洗洗刷刷煎炒烹炸的事儿还多得很。

那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蹦蹦跳跳的是年货一条街上的孩子们。好看的头饰,漂亮的新衣,看不过来的玩具和糖果,年画红得晃眼睛,还有平时没见过的各种颜色的小鱼都能在街边买到呢。孩子的眼神都快收不住了,赶紧满足她的一个小愿望就回家吧,顺便再给她讲讲关于年的故事。

那提着行李匆匆步履的是漂泊一年的游子们。外面的世界繁华耀眼,可这一方水土总是梦里也舍不下的牵挂。不知道寄回家的药老父亲按时吃了没有,门前那株腊梅也该打花苞了吧。走到村口就看见一对张望的身影,还没叫出一声爸妈,眼里就飞出了泪花。

过年,仿佛是一根无形却绵长的线,串起了中国人的思念。再忙碌再遥远,也要在这个短暂的节

气里回到出发的地方;再富裕再潦倒,也要让时时牵挂的人看到自己安好的模样。因为过年,是一年的结束,也是新的开始。衣锦还乡,就惬意享受乡邻的夸赞和带给父母的荣耀,那是自己咬牙奋斗时一次次给自己的念想;空手归来,亦知道这一座老屋此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嘲笑自己的地方。安静地在火炉旁听父母讲着家长里短,心里已经规划好了来年的方向。家,是归途的终点,也是我们精神的支点。无论欢笑还是泪水,都会在团圆的那一刻,品尝到一种期待已久的滋味。

曾经那么多艰难困苦岁月我都已经模糊,而一直记得的,是父亲走了几十里山路带回来的好吃得不行的水果糖,是穿上母亲亲手缝制的小花袄时的欢喜雀跃,是弟弟将爷爷给他买的一串鞭炮舍不得放而一颗颗拆开点燃的狡黠,是奶奶看见几年未归的大伯风尘仆仆站在面前的喜极而泣。那些温暖鲜活的面庞,让我在平生已过时仍能依偎在父母身边细细道来,仿佛自己还是不曾长大的那个孩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宁陕的过年风俗就是拜年的时候必说一句“过年好哇”,而对方也会笑着回一句“年在你家”。这是谦辞,也是祝愿。年在哪一家,哪一家必会是和和美美的呀。



杨麟作